儒宗理要

朱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使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文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亦似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庚子應詔封事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孝宗朝

是歲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知南康軍應詔上書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

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賠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求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

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卹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

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羨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年八年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餘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且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

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鍊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

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旣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營習弓馬諳曉戰陳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治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

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
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
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三事又特爲誕謾小
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
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
追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
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
其要往往誤加奬寵界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
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
與私議竊嘆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

之知耳為令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托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廩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

使隷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
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
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
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
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
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其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絹數內
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
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
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
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

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

又庚子應詔封事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

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

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私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斷斷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又戊申封事 謂州縣催督財賦重困民力 事目見誠正類

今請節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在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爲限以爲不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狥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

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宜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事目見誠正類

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

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

及既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辛丑延和奏劄三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

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巳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爲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爲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爲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今年旱地廣濶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如有不售者官爲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當有人興販前來但
臣元榜約束本路府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
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
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見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
信於客人向後易爲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候有上
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塡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
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
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密然而全在官

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況今年薦饑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講求荒政之一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糴鄉有社倉一所昨係乾道四年鄉

民艱食本府給到當年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縣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敖倉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

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戊申延和奏劄一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事目見箴正類戊申封事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敎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彛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

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

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

民之官。惟務哀矜。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致陷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營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敢復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

雖失體而亦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
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
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愉佞掊克之人輒爲比
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
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逮及一年所收最多之
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
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
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目取
之於民以求其[illegible]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
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改舊轉後

爲前歲月逾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前煞數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嘆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輙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絕之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聖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

浙東奏狀 乞蠲饑民修水利

孝宗淳熙七年浙東大饑宰相王淮
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蠲饑民脩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人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益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閲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蠲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輙下諸州委自

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謂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什三俟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願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指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又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或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

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

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

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賠費

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

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采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

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

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非見

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

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

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

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訴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濶踈然却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牯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晝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

又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

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廷尉既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監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約

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光宗即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常痛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

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卒不得行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關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維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幸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爲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畝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

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漳泉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害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

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恩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俟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開此奏聞令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輭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

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叅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遴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黃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

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戸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戸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顧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顧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内截撥應副如此則大

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蹟理畝畝分别土色均攤賦稅其在當將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其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及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邀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限期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

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則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常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攷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奸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其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品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

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每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原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某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并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戶人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

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稅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慈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

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朱子卷五終

朱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己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事目見格致類

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

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二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本朝大儒程頤

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祇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

己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事目見格致類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

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

紀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

己酉擬上封事八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

紀既正則天下之人自將各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之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減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

己酉擬上封事九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事目見格致類

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

力已殫而聞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
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
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
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
於額外巧作名色贋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
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
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
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
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
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

於是始可議矣

戊申應詔封事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事目詳見時政類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

閒則羣疑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

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貢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待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逖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奸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經筵講義論大學齊治平之道 事見格致類

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物

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一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

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卽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答張敬夫 講當正心術以立大本

恭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

民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逐行此害義理失大
幾會之大者若敵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
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
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某常謂天下萬事
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
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
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
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
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

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巳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答鄭景望論刑法輕重之義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 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

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俟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敎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

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富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

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弗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旣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俱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

家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

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行四方書計之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 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皆損脩定 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狗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錄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班志並作終字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

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

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貽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而改制以漸復

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論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兢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

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福溫處婺之人而它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絶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

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復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

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攷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

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太學之敎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葢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

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需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

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

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

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它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唱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務裁剪經文巧爲餖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已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謬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遣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

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

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較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

舍選謬濫之恩以寵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士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熈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

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利誘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

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私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

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上宰相荒政書

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宗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三伯萬付臺收糴則百萬之衆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遂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

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與激勵富室葢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撥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

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今將頭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倖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餉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樽節財

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與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廸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

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决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夌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竊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